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

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
遂造孔子而謝過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
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
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
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
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
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言其敗壞不可振起故天殃
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
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

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
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
人遠矣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
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
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願
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
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
之階隨小人之慧呼黃反又音貢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
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歎也此是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暑極則涼寒極則和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

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與
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
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子夏問曰回
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賜之爲人奚若子曰
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
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
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
孔子謂昭公知禮又背蒲盟而適衛皆不信也
賜能敏而不能誄

拙者敏之反音屈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
易吾弗與也

言大小之不等爾不以大易小以爲喻爾非果弗與
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但此道可以心通
不可以言授

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曰同有君子之道四焉
強於行義弱於受諫忱於待祿

顏子不干祿待祿之至雖將西游於宋忱焉懼其或

失節

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道言也先行而後言之勤勞力行也

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

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
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
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曰富貴而下人何
人不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

人咸順聽

可謂知言矣言而眾響之可謂知時矣

眾應如響甚於不逆矣德性無二自人稱其善則有
知言知時之不同

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
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此言非以利教人明天下之常理明由道之必
致大利聖智無所不照知如四時而一氣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
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

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之旨謂制度足以防亂鞭朴刑戮不可專恃以治故善治者先立制度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

工作之精治曰攻

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

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

言卽入也

非其人如會讐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曰庭不曠山不直地

直猶遠也不以山爲曠遠地爲直遠而來見夫子衣穰而提簞

穠草爲衣

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
貞正爲本

敬以輔之施仁無倦

高庭所問淺矣而孔子亦啟之以道真正卽道也幹
謂本也敬亦道也慈仁亦道也仁大矣而此曰施仁
無倦無倦者乃慈仁之意也因高庭所曉以告之慈
恕亦仁心之發亦道也

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

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

后稷公劉太王其道一也后稷見於功公劉成名於

仁太王見於讓推其土地以與狄人而不爭也孔子
欲言武庚終不能侮周由周積德久遠故取喻樹根
置本又喻豫備

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
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吾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
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天之
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

嗚呼夫道正而已矣不離乎日用之善心由是善而行天之所祐離是善而行天之所棄禍福存亡一自夫人君日用之心善惡邪正始而昧者不曉此明白簡易之道乃求之他嗚呼失之矣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

王肅曰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

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招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金人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孔子之言可謂中矣榮叟年大長於孔子又能自得其樂非惡也安得不稱善然非知道者故惟曰自寬然榮叟亦異乎奔競不止者矣疑若可啟之以道而孔子不啟告之者非果不啟之也云自寬亦微見其未至於道之旨而榮叟又莫之覺則孔子已矣至是